

年的味道

掸尘往事

□俞亚素

那时过年,总是很期待、很兴奋,可是也有一怕。怕什么?怕掸尘。

掸尘,也就一年一次,可是就这么一次已经够人受的了。

这么多年来,掸尘给我的体验永远是这两个字,冷和累。寒冬腊月冻煞叫花子,冻煞祥林嫂,也冻煞掸尘的人。本该是捧热水袋晒太阳的好日子,却要洗洗刷刷,十根手指头冻得像一根根胡萝卜,冻疮大多就是在那一天开始蔓延在家庭主妇的手指间。我的那双肉乎乎的小手啊,也未能幸免。有好几次,我挠着奇痒无比的冻疮,恨恨地想学陈胜吴广揭竿起义,只为修改过年的时间,比如春暖花开时,比如秋高气爽时。后来也只得认了命。说到掸尘的累,母亲要负一大半的责任。她是一个“收藏家”,平日里旧的破的都会被她“珍藏”在角落里。你敢试着扔扔看?父亲曾斗胆扔过一次,结果被她骂得差点想出家当和尚。留着就留着呗,可是等到掸尘时,我们才知道母亲的这一癖好有多可恶!因为,我们得把这些风尘味十足的家伙全都搬到院子里,梳妆匣、锡瓶、夜桶……几乎可以上演一场“十里红妆”。

好不容易将屋子腾空,然后该是父亲上场了。只见他用干毛巾包好头发,拿着用晾衣竿接长了的新扫帚,在各个房间撩蛛网、掸灰尘。很小时候,我以为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,非要接过父亲的扫帚挥舞几下。结果拿都拿不动这把改装过的扫帚,只得悻悻地去院子里帮忙。院子里的活也不好干,这一大堆家伙不是吹吹西北风就可以了,是要洗得干干净净,和我们一块儿迎接新年的。单靠母亲一双手肯定不行。我们姐妹倒是识相得很,二话不说,挽了挽袖子,搓了搓手掌,毅然加入到洗刷刷的队伍中。

冷是真冷,也没有热水兑着,就用冷水又擦又洗。洗一会儿,把手放到嘴边哈一会儿,然后再洗。姐姐忍不住小声抱怨,阿妈,这东西有啥用啊?不如扔了吧。母亲只是横了她一眼,不语。妹妹竟然还不知趣,提高声音嚷嚷道,阿妈,阿妈,这个好油腻哦,擦也擦不掉,可以买新的了。母亲显然不是一个温柔的母亲,她没有像小说里写的慈母那样,满含爱意地朝我们笑笑,而是拿眼睛狠狠白了我们一下,鼻孔里又哼了一声,然后开始叨叨,叫你们干点活,就要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扔光,败江山啊!你们以为我和你阿爹是开金矿的?还不是靠省吃节用养活你们仨的。得,那个不抱怨的闷头干活的我也一块儿被骂进去了。我是学乖了,几年抱怨下来,有一丝用吗?我的傻姐姐傻妹妹哟,还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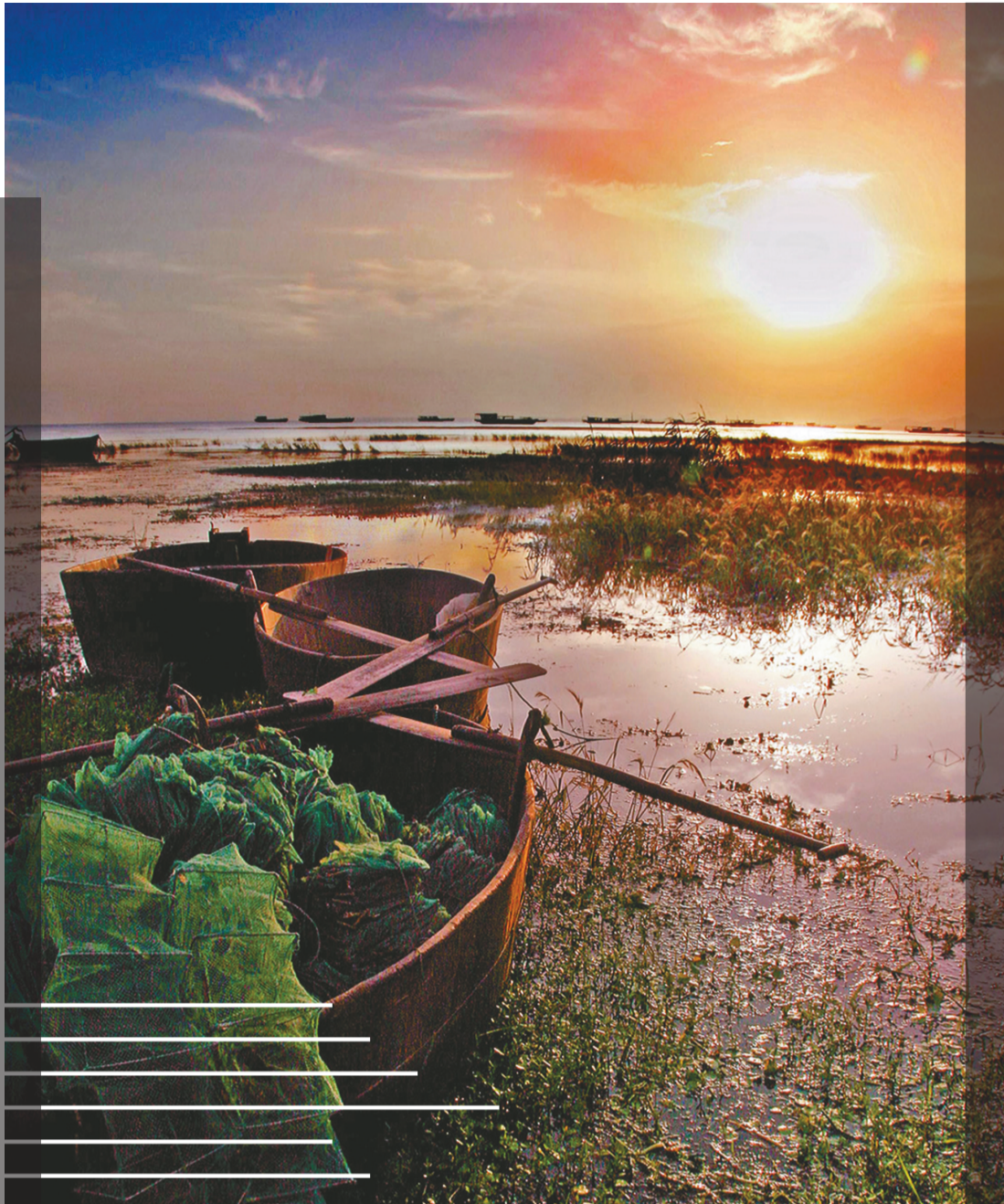
说来奇怪,等洗刷完毕,所有的东西都搬进去归位,年味似乎就真的来了。每年掸完尘,父亲都会问一句相同的话,过年像了吗?我们三个小人笑得像三朵花,像,像!真像,像极了!

哈哈!父亲的笑声总是像一道冬日的阳光,让我有种实实在在的温馨感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喜欢去村里闲逛,倘若看见哪户人家的院子里堆满了东西,我的心情就会特别舒畅,那是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。

如今,住进城区,每周都会有钟点工阿姨来家里大扫除,连玻璃窗也做到了一月一擦。平时自己也会简单地拖拖擦擦洗洗刷刷。所以,过年前再也不必兴师动众地掸尘,掸尘就这样成了往事。而对05后的女儿来说,掸尘就像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那般遥远。等我把这桩事说给她听时,她居然还听得津津有味,仿佛那是一种多么美好又有意思的过年仪式。

也是,现在回想起来,与我又何尝不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旧时光呢?



迎春歌

□张仿治

老话说“一九二九,泻水不流;三九四九,绞开捣臼”,一点不假呢。你看那沿着岩河岸刮来的西北风呼呼叫,畦沟里的冰踩下去“咔咔”响,可是农夫们还得为大麦油菜等春花作物壅猪泥,为绿肥田壅草木灰——庄稼也怕冻呢。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冬天,那夜下了鹅毛大雪,纷纷扬扬的,第二天,凛冽的雪后风吹在脸上像刀割,可是队长的哨子早早就吹响了:社员们要赶快去把队里的牛厩、猪圈顶上的雪扒掉,怕草屋被压塌呢。

临近过年的半个月,生产队里休息的日子增多了。去井里挑水,行走在长长的屋弄,能嗅到从各家瓦缝里飘出的各种过年的气味,那是大婶大嫂在灶跟间炒番薯片、倭豆了,有的人家还做冻米糖呢。捂在被窝里的浆板已冒出甜甜的酒香,各家的汤果粉也陆续磨好了。

碾子跟又忙碌起来,热气腾腾的,做年糕啦!门口,两个大汉推着大石磨,两人快步绕磨转,磨扇间不断流出的稠稠水粉,淌进挂在磨沿口的白布袋中;旁边的榨箱里,又有几袋年糕粉快要榨干了;屋子内,大灶膛的柴火噼啪爆裂,熊熊火苗舔着大锅底,灶上的蒸桶顶上笼罩的热汽就像灵峰山尖飘浮的云雾;沉重的石榔头一下一下地搽着捣臼里的熟粉……最闹猛的是那长长的案板边,在女人孩子的围观下,年糕师傅个个轻车熟路:摘下一团团揉实的年糕团,滚烫滚烫的,揉熟了,用擀面杖擀成一张张直径一尺左右的大圆饼。心细的,把揉熟的年糕团搓成一条一条,用木模压成一寸多宽的扁扁的年糕条;手巧的,将一小团年糕团搓揉了,捏成长耳朵的小白兔、翘尾巴的小肥猪和一个一个大元宝,还把兔眼睛、猪嘴巴和元宝的外沿涂上了红色。这一家的主人才喜气洋洋地搬走晾满了年糕饼、年糕条和小兔小猪大元宝的竹笠,那一家蒸熟的年糕粉又上了案板……

放了假的小学课堂里,是另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:课桌板凳都叠到了一边,教室中央,拖着长辫子的李铁梅正唱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;轮到冒充交通员的特务上场了,他敲门进来,与李奶奶对暗号说“我是卖木流的”,把周围的人笑得肚子痛,一边就有人纠正他:“记着,不是‘木流’,是‘木梳’,‘木梳’!”这里的锣鼓班子是周围几个村子中最强的,能打出正宗的“急急风”、“风点头”和“走马锣鼓”来,而拉京胡的知青小伙更让所有人刮目相看:“西皮”“二黄”都拉得板是板眼是眼,那琴声简直跟广播里听见的一样脆、一样润呢!别看都是些种田人,这支文艺宣传队的京剧《红灯记》,受到好几个大队的邀请呢。

十二月廿三了。虽然公社领导说了过年要“破四旧”,但是种田人心里还是惦记着“灶跟菩萨”的生日,这是马虎不得的。关上门,从墙洞里掏出两截藏了许久的红蜡烛点上。烛光一闪一闪,照亮了小桌上摆着的几碗下饭,还有凭票买来的祭灶果。祭完了,安心了,一开灶间门,早已等急了的女孩男孩一头冲进来,抓起祭灶果往衣袋塞。

晚上队里开会,队长的大嗓门装满一间屋子:阿祥的大儿子春节要结婚啦,每户分20颗喜糖;新安江的水电已经拉到公社,明年队里就要通电,会上要选出一个脑筋灵光的后生开春去学电工;明年是短春(立春在春节前的称为“短春”,在春节后的则为“长春”),明后两天要抓紧把洋芋芋去种好了;大后天队里杀猪,按各户的口径分猪肉……

杀猪那天天气特别好,和煦的阳光洒在人身上,暖洋洋的。这边在分猪肉,那边公社的供销社也来卖年货了,有乌贼带鱼小黄鱼,有香干素鸡油豆腐,每户还能买两只皮蛋呢。男人把一大篮子过年下饭拿进门,刚刚掸完尘、洗完棉被的家庭主妇呵着冻得通红的双手继续忙碌着:分开精肉、肥肉、骨头,并割出猪油用来做汤团馅子;洗好带鱼黄鱼,把它们挂在风口,刚杀了的那只鸡还没清洗;还要烤倭豆芽,烤大头菜……只有那些后生们,不必管家里过年的事,便去哑叔的独间屋里了。一个个轮流着让哑叔剃了“过年头”后,兴高采烈、山南海北地聊起天来……

总第6598期
配图:李海波
投稿邮箱:essay@cnhb.com.cn